

『文殇』系列历史小说 之一

文殇

王少农 著

作家出版社

I24.3

221 - C₂

竹林七贤

王少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竹林七贤/王少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063-1969-1

I. 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226 号

竹林七贤

作者: 王少农

责任编辑: 唐晓渡

装帧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秋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et>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75 千

印张: 14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69-1/I·1953

定价: 2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

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 阮籍

任心无邪。
越名教而任自然！

—— 嵇康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 刘伶

独化。

—— 向秀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 王戎

目 录

第一章	阮氏有后	1
第二章	初事王侯	12
第三章	竹林深处	22
第四章	轻舟渡河	29
第五章	白眼睨世	39
第六章	骆谷之战	46
第七章	快哉此饮	56
第八章	兵书将书	63
第九章	七贤聚会	66
第十章	山公磕头	80
第十一章	龙隐麟现	84
第十二章	牛车载麦	90
第十三章	黄公酒庐	95
第十四章	山中论道	101
第十五章	暂别林中	105
第十六章	宫中漫步	107

文殇系列·之一

第十七章	泉雄对峙	115
第十八章	道家剑法	124
第十九章	西域胡僧	130
第二十章	昆仑飞仙	138
第二十一章	向秀娶妻	144
第二十二章	山涛升官	153
第二十三章	洛下之会	159
第二十四章	生宰阮公	167
第二十五章	阮公好饮	177
第二十六章	刘伶病酒	185
第二十七章	刘伶戒酒	195
第二十八章	刘伶赌酒	199
第二十九章	阿咸归来	204
第三十章	铜雀飞渡	210
第三十一章	大盗之道	220
第三十二章	以生养生	230
第三十三章	火烧竹林	242
第三十四章	六贤犹存	275
第三十五章	典午之变	284
第三十六章	阮公夜吟	292
第三十七章	奸雄殒命	297
第三十八章	太学春色	302
第三十九章	从此绝交	307
第四十章	嵇康打铁	317

第四十一章	古琴之声	328
第四十二章	千里相思	336
第四十三章	十女同春	344
第四十四章	广陵散绝矣	362
第四十五章	向秀辞官	377
第四十六章	王戎聚财	388
第四十七章	阮咸起兵	400
第四十八章	阮公辞世	408
第四十九章	西晋开国	420
后记		427
跋		431

第一章 阮氏有后

建安十七年，大夫阮瑀病逝^①，魏国文士共往吊之。见了吊丧者，曹丕问：

“元瑜下葬了没有？”

“已经下葬。”

“厚葬还是薄葬？”

“阮氏甚贫，今薄葬如庶民。”

曹丕十分叹惋：“元瑜生前，文章大好。吾父与吾，皆甚赏之。”

沉思片刻，曹丕道：

“今赐阮氏五十金，以助葬。”

于是也派人去阮家，谁知使者很快就回来了，伏地禀道：

“元瑜之妻不肯受金。”

曹丕不快，“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使者知趣地抱着金盒退下了，整个寝宫顿时沉寂。门口站着两个小宫女被巨大的帷幕掩住了半边身子，显得虚晃晃的。

曹丕意甚烦，挥手将宫女招来。

“她为什么不肯受我的赏赐？为什么？”

宫女不敢乱说话，只是傻笑。

① 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曾任司空军谋祭酒。

曹丕觉得无聊之极，又挥手令宫女退下。他想：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记得当初都护曹洪要逼元瑜为官，他死活不肯。后来先帝^①亲自出马，才把他请出。元瑜善作表章^②，凡我大魏国国事之文，皆赖元瑜与孔璋。^③过去打韩遂，先帝要写信劝降，元瑜立马而就，挥笔面呈，先帝不能改一字。韩遂一读之下，就投降了。如此之才，实不多得。

想到这里，曹丕欣慰起来。不管怎么说，自从汉朝衰落，天下的文人豪士，多归附于我父子，这是令人骄傲的。

然而一转念间又忽然想到：归附虽归附，为何这些文人不像大将领们那样忠心，好像……好像……并不服谁？老是与我家貌合神离，甚至有时直接对抗？难道对他们还不够好？

不是不是，虽说先帝确实错杀过一些人，可这些小小的失误不都已经由我匡正了吗？

反复思量，曹丕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文人们之所以不完全服我家，是因为嫉妒：想到这儿，不觉心中大快，一个人坐在寝宫中哈哈大笑。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个令天下文士（那班蠢头蠢脑的武将就不用说了）都嫉妒不已的风流天子、文章皇帝，曹丕想：我何不趁此机会撰文一篇，或是赋诗一首，以示群臣？

如此甚好。曹丕甩袖而起，当下呼道：

“来——”

宫女急忙上前。

“备墨。”

宫女躬身备好了笔墨，抚平了纸面，跪在书案的一边，给曹丕牵纸。曹丕解下了腰上的佩剑往地上“哗”地一扔，溅起了零星灰尘。他拈笔在手，略作沉吟，想到了妙处，不觉手之舞之，把身旁

① 指曹操。

② 表章，古代公文统称。

③ 陈琳，字孔璋，也是建安七子之一。

的宫女画了个大花脸。在小宫女的嘤嘤啼哭声中，曹丕大笑不已，不多会儿就把文章写好了。自叹自赞了一回，又在卷首用隶书题上了篇名——

《寡妇赋》。

这篇赋曹丕写得是文笔翩翩，哀怨缠绵，把自己比拟成元瑜之妻，将闺中少妇青春守寡的景状细腻描摹，真可谓微妙入神也。

第二天，曹丕将此赋遍示群臣。

群臣自然是一片赞颂，只有徐干陈琳等人心中非常恼火：

“这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在赋中，曹丕不觉露出了轻薄之意，让人看了感觉不到他是在怀念朋友、关心朋友的妻子，而好像是在趁机偷窥，意谋不轨。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曹氏父子最喜欢乱来。曹操杀吕布时，收其妻妾十人；后来攻破了袁绍，曹丕又趁乱娶了袁熙^①之妻甄氏作小妾。皆无耻之尤。

曹丕还想召阮瑀之妻上殿来“安抚”一番，谁知阮家已经在当天下葬后就搬回了老家，弄得他怪没意思。

陈琳等人心中，冷笑不已。

阮瑀之子名阮籍，字嗣宗。

阮瑀死时，阮籍才三岁。母子二人乘牛车一辆，一路颠簸，回了老家陈留，依族而居。

陈留地偏而多贤，古有兵法大家尉缭子，近有大经师蔡邕。阮家为儒学世家，阮瑀当年即拜在蔡邕门下，是蔡邕的受业嫡传弟子。

阮籍家门前有长松之林，十里青青。

阮籍从小聪慧异常，而且十分好学，阮母很是安慰。

“吾儿，何不出户一游？”

“母亲，周颂^②的最后几篇我还没读完呢。”

① 袁熙为袁绍次子。

② 周颂，《诗经》的第五部分。

族中兄弟很多，时常来叫阮籍骑马射箭什么的。阮籍开始时觉得很好玩，渐渐地也就厌烦了，到后来干脆不理。族中兄弟们都怪他不合群，唯有四哥阮武十分喜欢这个小弟弟，常常自叹不如。

阮武这时已经为官，眼看就要调去京中了。^①

一日，阮武从府中回家，顺路去看阮籍。

阮母正在庭中浇花，旁有侍儿捧瓶而立。

“婶，我弟呢？”

阮母还没说话，侍儿倒先说了：

“哎呀，四公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们家公子已经闭门读书好多天了。喏，你瞧那边——”

只见阮籍的书房窗门紧闭，窗前芭蕉低垂，鸟鸣不惊，看样子是很久都没开窗户了。

阮武大是佩服：“婶，我可以过去看看吗？”

阮母含笑点头。

小丫头却道：“你别过去呀，公子说的……”

阮母看了她一眼，小丫头不出声了。

“浇花吧。”

“好吧。”

浇花就浇花，可是眼睛还往那边瞟，瓶中的水也洒了。

这时已是晚春，墙柳垂金，庭花初谢，阮籍窗前的几株芭蕉日渐舒展，抽出了一张张嫩绿透明的大叶子来，宽宽地挺着，映得人身上都绿了。

阮武轻轻地走到窗前：“嗣宗！嗣宗！”

里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隐隐传来古琴之声。

阮武又轻轻地叫了两下。

里面的人影站在了窗前：“有事吗，四哥？”

阮武一时倒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来看看你”。

“哎。”

① 魏国的都城是洛阳，鄆下、许昌先后作陪都。

随着阮籍的这一声“哎”，阮武忽然明白了自己实在不该来打搅，回头对阮母笑了一笑，又静静地站着向里面看了一会儿说：“嗣宗，我走了，你好好看书吧。”

他本来想把自己就要调到洛阳做官的事告诉阮籍，看来是不必了。

“四哥慢走。”里面的人影又坐下了。

四哥走了。

过了会儿，母亲也带着侍儿出门摘菜去了。

院子里很静，那芭蕉上的几只鸟儿，始终没有飞走。

入夜时，阮籍感觉到肚子里面暖洋洋的，猛地睁开了眼睛。外面很黑。桌子上的饭菜早就凉了，碗底压着母亲留下的一张纸条。

阮籍这时眼力已经炼得很好了，坐在床上远远地看到了那上面写的是：

吾儿攻书须爱惜身体，饭趁热吃，别凉了。

阮籍微微一笑。

这一笑之下，他感觉体内似乎有气流在蠕动，似春山云涌，花树缤纷，急忙敛神自守，才又平和了下来。《黄帝内经》上说：“笑则气散”，确是如此。

《淮南子》亦云：“抱朴守一”，也是这个意思。

阮籍下了床，在灯下咀嚼着菜叶和饭粒，心想自己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呢？

从上个月开始，他忽然发现自己读书的兴趣已经变杂了，原来那些儒家经典，在他此时看来，不知怎的，都似乎……似乎有些乏味了似的。而，诸如逸史逸诗，黄老之言^①，每于静室中读起，感觉均大好。

^① 黄老，指黄帝与老子。黄老之言，泛指道家经籍。

此为一不解。

而更让他迷惑的是，每读一段黄老之言，再回过头去读一段《孟子》或《论语》，他居然觉得二者总有什么地方十分相符。至于是什么地方相符，却说不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此为二不解。

他决心不参破此关，不出书房。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饭吃完了，刚刚饱。母亲做的饭真好吃。

可巧侍儿进来收拾东西，笑着问他：

“傻子，吃饱了没有？”

阮籍最怕和这小丫头说话，点点头表示吃饱了。

侍儿笑得更得意了：“你还是不和我说话吗？好啊，明儿放风筝可别找我。”

阮籍这时幻觉特别强，侍儿一说到“风筝”，他就马上看到了头上有一只风筝在飘荡。

风筝上是蓝天，蓝天下面是一片大草坪，四处游人如织，都花花绿绿的。路边的桃花杏花开得很烂漫，香气馥郁……

侍儿见阮籍古里古怪地忽然闭上了眼睛，一副晕晕乎乎的样子，担心他不舒服，偷笑着上前扶住了他。

阮籍睁开了眼，才知道那是侍儿身上发出的香味。看样子她才洗了澡，眉目鲜妍地。两人挨得很近，阮籍看见了这丫头最近发育得很快，十来天没注意，她的胸前已经微微隆起了。

侍儿有些脸红：“你还晕吗？”

阮籍摇摇头。

母亲在那边唤了，侍儿飞快地收拾好了碗筷，把桌子擦干净，向阮籍嫣然一笑，伶俐地挎着食篮出去了。

关门的时候，阮籍凝视着外面黑沉的暗夜。

别人也都和我一样吗？此为三不解。

又一天的晚上，阮籍丢下了书，静静地躺着想问题。

“慎独……”

“君子慎其独也……”^①

他就那么随便地倚枕躺着，身子虚飘飘的，看似不动，实际上此时心中正驰骋不已，若不系之舟，驶过千山万壑。

上有云树濛濛……

身下之水若火焰飘飘……

何物阻我漂游？

自从懂事以来，他就明白他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首先，他没有父亲；其次，他们家没人做官，生活有时困难。

但他觉得自己很幸福。他知道母亲很爱他；而父亲呢，从人们口中不难知道：吾父乃世之君子也。

这些都使他感到很骄傲与幸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觉得……觉得人有没有父亲似乎也都一样，甚至在某些地方更感到幸福。这可就大大不对劲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想，这么想又意味着什么。

春夜寒。

待我抚琴一曲。

吾为文王乎？吾为孔子乎？吾欲为伯牙也。^②

琴刚调好，声忽凝涩。

阮籍忽又不想弹了，他刚才想到了一个令人有些凄冷的问题：我没有朋友。

长这么大了，我还没有自己的朋友。

圣人说：“德不孤，必有邻。”^③我懂的，然而我还是没有朋友。

春夜寒。

不宜抚琴。

阮籍其实很尊重人的，但那些人实在是没趣，跟他们在一起太

① 这两句话分别出自《大学》与《论语》。

② 文王、孔子、伯牙（俞伯牙）都善于弹琴。

③ 见《论语》。

无聊。

我不如孤独。

然而也不完全如此，阮籍有时也觉得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可爱的多。那天四哥来看我，我不该冷了他。

过两天我就去看四哥（他不知道，此时他的四哥已经身在洛阳，正穿着宽大的朝服一天到晚威严地忙来忙去）。

阮籍想起了过去在北山围场与族中兄弟们打猎的情形。

——尘起，兔蹒，马跃，弯弓，箭如飞蝗，集于兔身上。喜悦的脸，欢呼，嚎叫，狰狞的笑……

——茂林，清泉，呦呦野鹿，交颈而眠，忽有人驰马冲入，挥矛，扬戈，群鹿披靡，纷纷仰倒。刺入鹿背的矛尖，穿透鹿腹的戈刃，鲜血，鲜血，分不清是人还是鹿。呻吟，呻吟的眼神……

阮籍大汗淋漓，心中自责。

不知何时已经天亮了，外面蕉影横窗。

阮籍郁闷之极，“霍”地起身站起，顺手一推窗，让晨光照入，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侍儿送饭进来，忽然发觉房子里面很亮。呀，原来窗户打开了。公子呢？

她的公子正坐在窗台上斜着身子逗外面的鸟儿呢，拨得芭蕉叶一晃一晃的。

“公子公子……你今天不看书啦？”

“不看啦。”

鸟儿啄着手指头痒痒的，阮籍心里舒服极了。

侍儿想到今天终于可以和他说话了，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傻子，该吃早饭了。”她还叫他傻子。

阮籍一笑，从窗台上滑了下来：“走，我们到外面去一起吃。”

“好啊好啊。”两人拉着手出去了。

穿过院子时，侍儿回过头来看，见阮籍一副闭着眼睛照太阳的样子，不由嘻嘻笑了。好些家人上前问好，阮籍含笑答之。

大厅里阮母一个人坐着吃饭，显得有些冷清。阮籍在门口停了一下，他好像很久没有看见母亲了。

“母亲早”，阮籍上前请安。

阮母回过头来，凝视着儿子，渐渐地眼角盈出了笑意。

吃完饭，阮籍说：“母亲，我想去河里洗澡。”

阮母笑了，叮嘱说：“别洗太久，小心着凉。”

“哎——”阮籍答应了。

找好了衣服，刚出门两步，侍儿追了上来。

“公子公子，我陪你去。”

见阮籍在笑，侍儿急忙申明：“又不是我说要嘛，娘叫人家来。”^①

这就叫欲盖弥彰，阮籍微微一笑。

折过了松林，两人一路欣赏风景，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条小河边。这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河岸的丁香花丛银白一片，近水的草地上湮着一只只青蛙。

太阳光微微有些发烫，“好舒服呀”，阮籍脱下了衣服和裤子，慢慢地走下河中。

“水凉吗？”

“有点儿。”

脚心初沾水，一股凉意就冒到了头顶。刚踩下去时，双腿一激，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两根冰柱。但这时毕竟是初夏了，天气已经很暖和。阮籍用手拨了拨河水，凉意渐消。

侍儿傻傻地说：“我也要洗。”

阮籍大笑，猛地扑进了深水里。

鱼儿从他身边游过，两不相惊。

阮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潜下了水底。

不知在碧波中荡漾了多久，浮出水面一看，原来已经游了很

^① 古时侍儿多称其主母为“娘”。